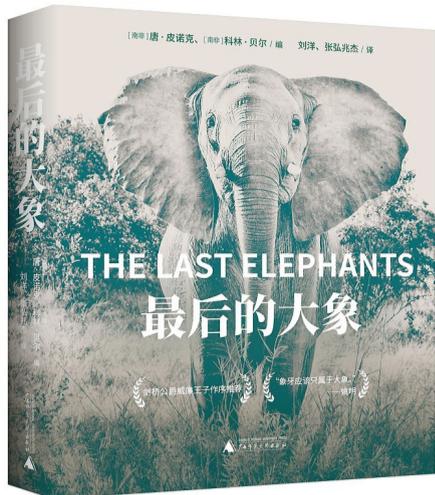


科普文学



最后的大象

彭忠富

2021年4月中旬,十多头原本栖息在中国云南西双版纳的野生亚洲象走出丛林,北上数百公里。人们在为象群的可爱形象和团结互助而感叹的同时,也纷纷赞赏中国在野象迁徙过程中对它们的保护。大象是一种有智慧、有情感的生物,不喜欢受到惊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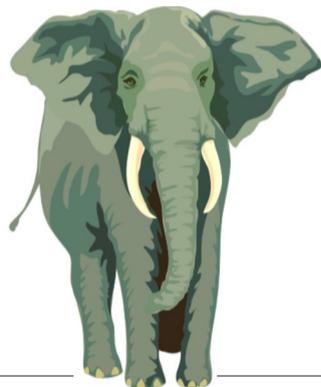
南非环保记者唐·皮诺克著《最后的大象》(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4月)收录了《保护非洲草原的大象和生物多样性》等44篇文章,书中通过40多名研究人员、动物保护主义者、护林员等多样的视角,讲述了非洲象群的生活和象群的生存现状。既展现大象可爱、智慧的一

面,也揭露了大象被残忍杀害、象牙被偷猎的惨状,还有非洲大陆上人们为大象生存和福祉作出的不懈努力。

唐·皮诺克指出,由2016年大象无国界组织的草原象普查结果表明,在非洲,大象的数量正在锐减。它们可能会灭绝。我们不能看着野象走向灭绝。这将对地球的生命结构造成可怕的、不可饶恕的伤害。如果我们以一种深刻而古老的方式失去了这些自人类诞生以来就一直与人类相伴的有智慧、有思想的动物,我们将会感到非常孤独。我们不能眼看着大象灭绝而无动于衷,我们需要同人类的无知、人类的冷漠、人类的权

利,以及最可悲的人类失败主义的愤世嫉俗的语言如“我们对此无能为力”等作坚决斗争。如今,为了保护大象,中国已全面禁止象牙交易。

这是一本典藏级非洲大象科普书,带你阅尽非洲野生象。作者指出,我们必须保护大象等一切野生动物,建设和谐美丽的生态环境和社会环境。只要人们找到正确的方法,像大象这样的野生动物就能够在自己的世界自由生长,也同样能够与人类和谐相处。作者希望本书能够作为证据,堵上象牙贸易的漏洞。作者认为,非洲各国的保护事业起伏动荡,受当地政局影响巨大。人和大象,也在努力适应不断变化的新形势,这不代表我们就能安坐一旁,宽慰自己要相信后人的智慧。也许等不到智慧的后人,非洲的大象就只能留在传说故事和荒野的尸骸里了。让我们行动起来,让大象能够陪伴我们,共同见证这颗蓝色星球的未来。



1 风拂村庄

村庄有名有姓
风没有名也没有姓

村庄不走亲访友
风却是要拜访朋友的
风也会拜会村庄
村庄只是等待着风
就像一片树林等待花开

风拂过村庄
沉寂沉默沉迷的村庄啊
点燃沉睡在魔咒里的黑暗
风是那点灯人
吹过一片湾一片田一片天

如果是空空如也的村庄
风也要吹过来
不是春天也有风吹日晒
住在村庄 风也有一个家
不再慌里慌张胡乱地逃

2 静静地吹

风也有安静的时候
村庄里青苔残存的学堂
偶尔尚有读书声
碰见墙角撞见破败的窗户
那窗户 漏风也漏风声

风也静静地吹
吹过的风发出了声音
一个村庄 再安静
也不能没有那琅琅上口的声音
即使面对是残墙断壁

一个村庄的风在村庄里游荡闲逛
没有名字的风静静地吹
村庄里什么都可以没有
这样的风一定要使劲地吹
吹月光亮堂堂 太阳暖烘烘

静静的风是春天的风

居住在村庄的风(组诗)

刘泽安

吹落在或宽或窄的屋子里
留在村庄的大人小孩子
沐浴着这样的风
幸福满满 笑意拂面

3 风居住的村庄

风到处流浪 是没有家吗
村庄算不算你的家
即使是休息片刻 逗留一个下雨天
风总算也要有个休息的地方
停下来歇歇 就是我们的村庄

风居住在村庄
那也是停不下来的
跑遍山岗岗 疯过山沟沟
一个没有脚没有腿的客人
在村庄里蛮受欢迎的

风居住的村庄 不是风的家
那是春花秋月路过的
到处去看一看 瞧一瞧
从村庄离开 不一定去城市里
看一看瞧一瞧世界的春种秋收冬藏

风在村庄居住过一段时间
那是风生水起
一条小河从村庄里流过
浪花翻起一朵朵
歌声响起一串串

风感冒了 那是风声鹤唳
不见鹤 可见鸟儿在村庄里到处飞
蹿过来蹿过去
不见风的影子和记忆
村庄就是风躲在角落里的季节
居住在村庄里的风
不只是村庄的客人

4 风的名字

居住在村庄里
风总想自己该有一个名字
读书的风
那叫一个琅琅上口的读书郎
风声雨声读书声
翻书的声音比读书声大
一页一页一篇一篇
那是风雨无阻
这样的风 爸爸妈妈最喜欢

懒惰的风
总是找借口 躲在树上草丛里
树不动草不弯腰
可风声再起的时候
懒得动的风也要在村庄里串一串门
认一认那空荡荡的房间里的
每一个小伙伴

风起云涌 那就不一样了
不论是风大风小
云朵在天空和大地上跑
有的快有的慢 有的飘逸有的柔软
有的去上学 有的回家
有的去穿堂
风的名字就像是云的梦幻

风 有没有名字没关系
把春天的风捉住
春天里读书写作业
空荡荡的屋子里
一个小小的读书郎
就和风物语几句话
留下来吧 没有什么困难重重叠叠
可以挡住向上的梦想

风 拂过村庄
拂面每一片读书声每一个读书郎
那村庄的风也是有文化的

摇滚记忆

刘雷

《一无所有》是我听到的第一首摇滚歌曲,小学的我跟着村里上初中的邻居嘴里吼出,感觉过瘾。歌还可以这么唱,不全是妹妹找哥泪花流,月亮走我也走那种软软甜甜的调。至于崔健是谁,摇滚究竟是什么,就当时的环境我根本无从知晓。但这并不妨碍我喜欢他的歌。

县城上学,几个同学逃课去看一场演唱会,结束后揣着小本子跑到后台求歌手签名。年龄与我们差不多的几位歌手歪歪扭扭签名乖乖果、霹雳果,着实被吓了一跳,好相似的艺名。一位长发披肩身材魁梧戴着墨镜的歌手,更是直接写下黑豹两个字。心中有所疑,不过还是被兴奋吞没。他们确实唱了小虎队的歌,也有《无地自容》。一九九九年重庆啤酒音乐节在珊瑚公园举行,工作后的我终于有机会现场目睹黑豹乐队的演出,想起当年县城那份狂热,有些无地自容。

大学有同学玩吉他,喜欢晚自习后聚于宿舍走廊弹唱。前面几首,或是歌曲平淡难有共鸣,又或是我们忙于洗漱无暇细听,他们自顾自地弹着。当“我要从南走到北,我还要从白走到黑”传来,楼道突然安静,继而喧嚣,更多同学拍手、跺脚、敲盆,一起将《假行僧》推向高潮。即便是已上床将人梦乡的同学,也会击打床沿跟着唱和,将无处安放的荷尔蒙换一种方式挥洒。

那几年,看过几部与摇滚有关的电影:《北京杂种》《长大成人》《迷墙》。《北京杂种》由崔健本色出演摇滚乐手,演员还有俞飞鸿。多年后看《十三邀》,许知远专访俞飞鸿,才发现自己曾经看过她演的电影,却没有一点她青春的印象,自然也就没有许说的那种感觉。《长大成人》是关于摇滚青年成长的故事,剧情有些模糊了,反倒是当年电影杂志介绍的内容还记忆清晰,片名原为《钢铁是这样炼成的》,青年演员朱洁扮演吸毒角色,假戏真做染上毒瘾。片未上映,人却早逝,令人叹息。《迷墙》是电影课老师推荐的,一首首摇滚乐,尽情呐喊宣泄成长的孤独与迷失。站上传送带的学生成为工业品的那一段音乐与画面,视听冲击至今犹在。

也在一个冬夜,几位同学在学校后门一个简陋的放映室,包场观看摇滚中国乐势力红磡演唱会的录像带。粗糙的画质,普通的音响,丝毫没有影响我们的热情。“魔岩三杰”窦唯、张楚、何勇和唐朝乐队,他们用内地摇滚沸腾了香江。为此我还买了一盒磁带专辑,一直留着。

前不久经过学校外的天生路文星湾,车内音乐正好播放《钟鼓楼》。三弦响起,雨后阳光洒在湿漉漉的地面上,眼睛一酸。那些电影,那些摇滚,那些躁动的青春。

花与果

李曼

四季
并非漫长的旅程
在风的行走中
枝丫间捧出娇媚的花蕊

几场雨
吹落花瓣上蕴藏的诗句
悄然的心思从蕊中分离出来
暗香成秋天的果

果是花的终点
花与果都没有永恒